



老街故韵今犹在

□林延军

水井头的陶瓷锅正氤氲着海风捞粉的香气,十座古码头遗址与居民楼“手牵手”一字排开,骑楼柱廊下的竹椅坐着几位老人,他们手里的蒲扇,摇着湛江“白话”的三餐四季……欧式建筑风格的商会旧址、银行旧址、民俗馆、古玩城等散落在老街,旧墙垣、女儿墙、彩窗、雕

花图案交相呼应,正是这片烟火气扑面而来,成就了百年赤坎老街的繁华与沧桑。这里的骑楼联排而建,多呈“檐部、柱子、台基”三段式的建筑格局,但每栋的雕花和屋顶形态不一,各有千秋。趟栊门与百叶窗挨得近,女儿墙上的浮雕有巴洛克的卷草纹,廊

柱则刻着岭南的缠枝莲,总透露着法式建筑与岭南民居揉成的筋骨。如今,骑楼下的临街商铺换了新招牌,奶茶店的霓虹灯映在百年前的青砖上,像是给老墙缀上了一串玻璃珠,闪烁着光芒。唯有长在骑楼屋顶的杂草,仿佛在述说着逝去的光阴与繁华。

赤坎老街的根,是大海的浪涛咆哮出来的。清末民初时,这里是雷州半岛的商埠码头,大海里涌来的不仅有蔗糖、海盐和香料,还有闽南的船主、粤西的货商,甚至从南洋来的侨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生活,他们与海浪搏击,与惊涛骇浪同行。他们从南洋运回水泥,把异乡的建筑图纸折进帆布袋,在贫瘠的红土地上建起骑楼:廊柱要宽,好容挑夫歇脚;窗台要高,防台风卷来的雨水;女儿墙要陡,能让南洋的热风快快溜走。而在大海里徜徉的商号,从“广昌隆”到“南华行”,码头边的灯笼从黄昏亮到黎明,老一辈的人说,那时候站在水仙街口,总能听见几种方言在讨价还价。

我与家人在老街闲逛,只见几名女孩子穿着汉服,举着相机拍“簪花”装扮,本地阿婆在隔壁摊叫卖着湛江的特色小食“虾饼”。此刻,叫卖声、吆喝声与皮鞋踩过石板路的声响叠在一起,倒比任何解说词都更懂“故韵”二字的含义——它是封存于玻璃柜里的旧物,是仍在呼吸的日子。

关于赤坎老街,我曾听父亲回忆,年轻时的他曾拉牛车

徒步往返赤坎和湖光送货,天还没亮便从湖光出发,目的地便是老街附近。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跟随外婆到赤坎,到外曾祖母家探亲的情景,那段路正好要经过一排洋式的楼房,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这叫骑楼。骑楼的影子在石板路上移得慢,外婆的白发与骑楼的灰瓦叠在一起,都泛着被岁月磨软的光。尤其是老街路边那几棵法国枇杷树,见证了我高中三年的求学生涯。

后来,我偶然在电影《隐秘的角落》里看见赤坎老街熟悉的场景:土多店、水井头,那刻在脑海深处的画面逐渐清晰。原来那些被脚步磨亮的台阶,早已把我们的时光,悄悄编织进了老街的年轮里。是的,电影让更多人知道了赤坎,但老街依旧保持着天然的、原生态的模样。近期《钓王》剧组在老街取景拍摄,寻觅老街的品性、韵味与魅力。

若说国内老街各有性情,上海豫园的老街是精致的工笔,飞檐翘角都透着江南的秀气;北京南锣鼓巷是浓墨的写意,灰瓦里藏着皇城根的底气;而赤坎老街,是海浪与红土揉成的修辞——骑楼有欧式的影子,却在廊柱刻上岭南的雕花。

在我的眼中,赤坎老街更像一位穿着唐装却蹬木屐的老者,带着山海的豁达,迎接风雨的洗礼和岁月的涤荡。它从不是某一种文化的复制品,而是无数异乡人把乡愁种下,长出的独一无二的树,它披着古街古巷的原生态,直抵城市文化的根脉。

古人写老街,总爱写“朱雀

桥边野草花”的怅惘,或是“小楼一夜听春雨”的清寂。但赤坎老街该配“潮平两岸阔”的句子——它的旧,从不是褪色的回忆,是浪涛拍岸时,沙粒里淘出的光的坚韧。就像苏轼写“日啖荔枝三百颗”时,未必想到近千年后,赤坎老街的骑楼下,仍有阿婆把新鲜荔枝装进竹篮;就像杨万里写“映日荷花别样红”时,或许没见过金沙湾的晚霞,但老街的灯笼亮起时,那暖红的浪漫倒与诗中的意境暗合。

如今再站在老街街口,码头早不泊货船了,但骑楼的廊柱下,仍有人摆着竹凳喝茶,像当年的船主们那样,对着出海的方向聊家常。望着骑楼的影子披上新的衣裳,地面漫过新铺的沥青路,突然感慨所谓“老街故韵今犹在”,从不是要留住某一刻的时光,而是让每一代人的日子,都能在老墙根下找到生根的地方。就像金沙湾的潮水,退了又涨,却总带着最初的咸;就像赤坎老街的骑楼,修了又补,却始终把廊柱留给需要歇脚的人。

当烟火气漫过“赤坎”的老街地标刻字时,倒像给时光打了个结——过去与现在,从不是隔着玻璃的相望,是同灶吃饭的亲人。这里,早已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赤坎老街”,这是无数人用岁月焐热的乡愁容器——砖缝里的青苔记得商号的喧嚣,骑楼的屋顶听过台风的呼啸,而水井头的油条豆浆铺则留住我们儿时的记忆。

逝去的,将成为永恒。正如骑楼的半月扇形窗,倒过来,可以装载乡愁。

今夜,我想起了故乡

(外一首)

■野夫

很久没有想老家了
望着那轮明月
我抑制不住
又想起魂牵梦绕的故乡

想起故乡的中秋夜
在老宅屋檐下
赏月的情景
那时月饼太奢侈
我们吃着芋头和山坑螺
在明亮的月光下
听阿婆讲嫦娥的传说

多年后在羊城
我将那些传说讲给女儿听
但她不相信
因为老家离她太遥远

听见故乡的喊声

咬了一口故乡的月饼
抬头遥望夜空
月亮就圆了

一阵风吹过来
我隐约听见
故乡仿佛在喊我的乳名
我侧耳倾听
似乎和儿时玩伴的打闹声

这些熟悉的声音
常常在我的耳畔萦绕
即使耳背
也会听得真切切

雷州半岛的夏日,太阳像烈火燃烧的熔炉,肆意地倾洒着炽热的光芒。韩二的后脖颈被晒得黑红黑红的,宛如一块在火塘边久经熏烤的老腊肉。

韩二蹲在自家甘蔗地头,粗糙的手掌熟练地捏起一撮土,轻轻揉搓。咸腥味的泥土从指缝间渗出钻进鼻腔,那是台风侵袭后残留的气息,深深扎进土地里,如同岁月的烙印挥之不去。这片甘蔗地承载着韩二一家的生计,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他的汗水。“扫码进群领补贴咯!”清脆的呼喊声从村口那棵大榕树下传来。韩二眯起眼睛,看见大学生村官小林正举着手机招呼村民。她身后一条鲜红的横幅随风飘动,格外醒目:“百千万工程新农人培训班开班啦”。横幅下方,几个年轻人围着一架无人机指指点点。

韩二的儿子阿强也在人群里。这小子去年从东莞打工回来,整天把“电商助农”挂在嘴边,满脑子新奇想法,总想把外面的新鲜事物搬回村。“爸,市里专家做了土壤检测,虽说这偏酸性的沙质土特别适合种火龙果!”阿强满脸兴奋,攥着检测报告冲到父亲面前,“您看这数据,火龙果耐旱抗风,正适合咱们雷州半岛的气候。而且种火龙果的经济效益是甘蔗的三倍……”韩二盯着那些红黄交错的曲线,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闪过一丝动摇。

韩二默默弯腰薅起一把

泥土与二维码

■余乔梅

首批火红的果实压弯枝头时,阿强的直播间里挤满了下单的网友。韩二用粗糙的手掌托着沉甸甸的火龙果,冲屏幕笑道:“这可是咱雷州半岛的‘红宝石’!”

杂草,草根上粘着零碎的贝壳——这片土地早年是滩涂,是他父亲带着全家挑来一担担土填出来的农田。韩二在这方田里种了三十年甘蔗,儿子说要改种火龙果,韩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远处突突的机器声传来,合作社新买的旋耕机正在翻地,排气管喷出的黑烟在空中滚动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晚饭时分,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正播着“乡村振兴”的新闻。阿强放下碗筷说:“我报名参加新农人培训,明天就去学直播带货和火龙果种植技术了。”

夜里,韩二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走到晒谷场,摸出一支烟点上。月光下,水泥地泛着冷白的光,他的目光忽然撞上墙角那斜倚着的老木犁。犁头锈得发红,还缠着几根干枯的野藤,他走过去用粗糙的手抚了一下犁把上的凹痕,像在摩挲一段褪色的岁月:“老伙计,你也该歇歇了……”



次日清晨,韩二路过村委时看见小林正耐心地教几个老村民扫码。他心里满是纠结:甘蔗种了三十年,虽然收益平平,但熟门熟路;火龙果是新事物,新事物或许能带来转机。是改还是守,在韩二脑海里不停地打转着。

“二叔,您也来听课?”小林眼睛一亮,热情地打着招呼。

培训室里坐满了人,投影仪播放着火龙果种植基地的视频:滴灌系统精准浇水、智能温控大棚调节湿度、直播带货现场热火朝天。韩二看着屏幕上叶片肥厚的火龙果植株,听着专家讲解“有机肥料配比”“病虫害绿色防治”……

培训结束后,阿强与村里几个年轻人组成一个团队,打算帮助村民直播带货,还每周抽出两天跑去市里跟专家学习火龙果的嫁接种植技术。韩二虽没声张,却默默把自家最肥的五亩地空了出来,直到阿强带着嫁接好的火龙果苗回来才开口说:“我那五亩地在

东边向阳,就在那种吧!”

春去秋来,韩二的火龙果藤蔓顺着支架疯长。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照着培训时学的用手机查看土壤湿度数据,给植株修枝。首批火红的果实压弯枝头时,阿强的直播间里挤满了下单的网友。韩二用粗糙的手掌托着沉甸甸的火龙果,冲屏幕笑道:“这可是咱雷州半岛的‘红宝石’!”

阿强的团队直播越做越好,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网络知道了雷州半岛的农产品,订单不断飞来。韩二感慨万千,原来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共同创造更好的未来。

如今漫步雷州半岛,目之所及早已不是单一的农耕图景。无人机在空中监测作物生长,旋耕机在田野里高效作业。泥土与二维码,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实则都是传统与现代在这片土地上交织出一幅崭新的画卷,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

只是那会儿靠发电机,夜里12点就得熄灯。真正的光明,是20世纪80年代。渔港全面机械化,机轮渔船取代了旧渔船,高压电通进了家家户户,电灯取代了马灯。我记得那年除夕,整个港湾灯火通明,再也不用掐着时间等熄灯。祖父站在院子里,看着满街的灯,眼眶红红的:“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如今再看渔港,霓虹闪烁,渔船桅杆上的信号灯换成了电子灯,可那些曾经的清油灯、煤油灯、马灯,藏在祖父的老物件里,藏在老人们的话匣子里,藏在渔港一天天的变化里。那些灯影,不仅照亮过祖祖辈辈的日子,更照见了渔港的变迁。

那海那船那人

(组诗)

■魏福迪

渔港的黄昏

当橘粉的云絮漫过天际
渔港便浸在琥珀色的梦里
几艘如沉默的船依偎着
在粼粼的波心
打捞最后一缕光的叹息

远处的渔排是时光的浮岛
把日子拴在咸湿的潮声里
那些浮动的屋舍
是海的褶皱
藏着渔火与月光的秘密

风掠过船舷
带起咸湿的呼吸
暮色在船身镀上柔软的金边
静立着像被时间遗忘的锚
锚住一整个黄昏的温柔潮汐

天边的山影是海的轮廓
将远处的岛屿轻轻包裹
海面上的光斑碎成千万片鳞
在船与船的间隙
闪烁着黄昏的余温

此刻喧嚣沉入水底
唯有浪的轻语与云的游移
渔港在暮色里缓缓闭眼
等一场星星与渔火的相遇
等一场落日与归帆地相拥

船与滩涂的黄昏诗

当黄昏把天空酿成蜜色的酒
一艘船便成滩涂的琥珀
锚链系住潮汐的余韵
时间的容器盛满金色涟漪
盛着未归的渔火与咸湿的风

夕阳从云层间泼下金箔
滩涂便成巨大的画布
船的影子是黑色的笔触
在沙地上拓印出漂泊的谜语
每道水痕都是谜面的注脚

远处的人影若隐若现
与船构成渺小的对峙
一方是陆地的眷恋
一方是海洋的呼唤
而黄昏是温柔的和解者

风掠过船篷的帆布
发出细碎的呜咽
那是浪的余音在回响
船在滩涂的怀抱里
完成了另一种航行

当最后一缕光吻过船舷
世界便沉入琥珀的核心
船,滩涂,黄昏
在寂静里达成永恒的契约
听见海的心跳与沙的低语

滩涂的诗行

滩涂是天空的镜子
云絮在泥沼里洩开
赶海人的脚步如针
在蓝白的布上
绣着生活的褶皱

格子衬衫的红
是滩涂上跳动的火
斗笠压弯了日头
铁耙拖着网兜
在泥泞里犁出咸湿的希望

远处的人影
是海的标点 and 韵脚
赶海人和潮水做着约定
退潮时奔赴滩涂
涨潮时收获满筐的星星

胶鞋踩着淤泥
每一步都是与滩涂的私语
那些藏在泥里的小生命
是大海馈赠的密信
被赶海人一一拆启

天空很蓝云很轻
滩涂很软梦很沉
赶海人在水与泥的边缘
把日子过成了潮汐
潮起潮落从不休息

当夕阳吻上滩涂
赶海人背着夕阳归家
网兜里的贝螺与虾蟹
在余晖里闪烁
那是大海写给人间的诗行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十九)

本版稿件由
《湛江日报》提供